

أوسمانتوس

桂  
花

阿多尼斯中国题材长诗

[叙利亚] 阿多尼斯 著 薛庆国 译

④ 译林出版社

أوسمانتوس



# 桂花

阿多尼斯中国题材长诗

[叙利亚]阿多尼斯 著 薛庆国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桂花：阿多尼斯中国题材长诗 / (叙利亚) 阿多尼斯著；薛庆国译. 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9.11  
ISBN 978-7-5447-7998-2

I. ①桂… II. ①阿… ②薛… III. ①叙事诗—叙利亚—现代 IV. ①I376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206012号

*Osmanthus* by Adonis

Copyright © by Adoni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(UK)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10-2019-441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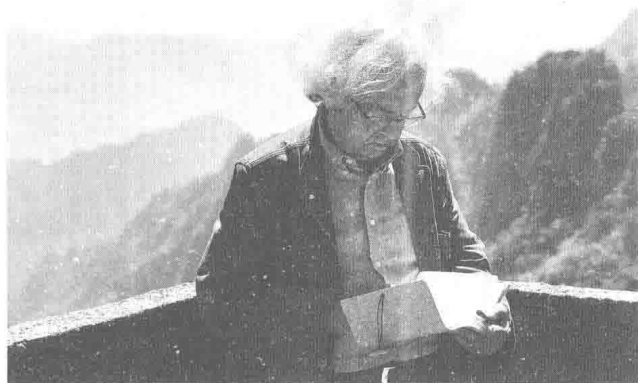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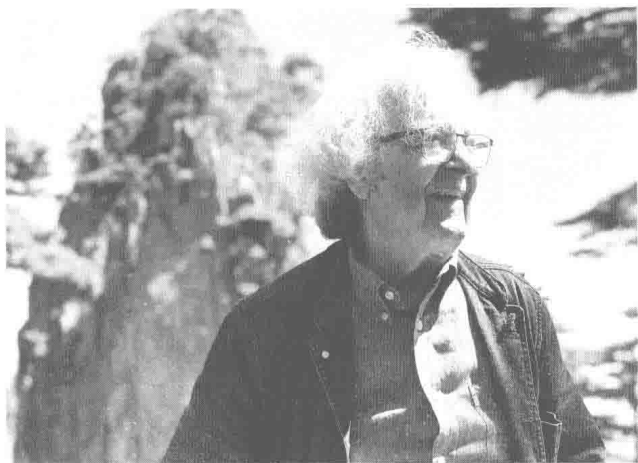
桂花 [叙利亚] 阿多尼斯 / 著 薛庆国 / 译

责任编辑 王理行  
装帧设计 胡 彪  
校 对 张 萍  
责任印制 颜 亮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 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 
邮 箱 yilin@yilin.com  
网 址 www.yilin.com  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  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
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毫米 × 1092毫米 1/32  
印 张 7.625  
插 页 4  
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998-2  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此为译林出版社重印PDF文件，质量热线：025-83658316 [www.yilin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yilintongbook.com)



2018年10月上旬、阿多尼斯在安徽黄山



2018年10月上旬，阿多尼斯在皖南古村落



2018年9月18日上午，在广州市郊从都国际庄园，阿多尼斯种下了以“阿多尼斯”命名的桂花树

献给薛庆国

## 一首长诗的诞生

——译者序

薛庆国

金秋时节，桂花熏香了大半个中国。

2018年9月18日上午，广州市郊美丽的从都国际庄园湿地湖畔，阿多尼斯手持一束桂花，一边嗅闻芳香，一边若有所思。刚刚，他在诗人黄礼孩等朋友的陪伴下，种下了身边这棵以“阿多尼斯”命名的桂花树。这也是国际上第三棵以他名字命名的树。他以略带激动的口吻对朋友们说道：“这棵树，让属于我的一部分留在了这里，也让我和中国建立了更为亲密的联系。”

年近九秩的老诗人此次来华，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奔波各地，参加了多项活动。在北京，他参加了鲁迅文

学院举办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；在广州，他接受了“诗歌与人”国际诗歌奖；在成都，他亮相于阿拉伯艺术节的“阿拉伯诗歌之夜”；在南京，他出席了中文版诗集《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》的首发式。最后，他应我的同事、同乡吴浩之邀，在皖南黄山一带作了一次印象极为深刻的观光之旅。

正值桂花盛开的季节，阿多尼斯足迹所至，处处都闻桂花飘香，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。跟往常一样，他口袋里总是揣着笔记本，随时随地掏出本子记录灵感。一路上他多次表示，要为这次中国之行创作一首长诗，题目就叫《桂花》。

结束中国之行后，阿多尼斯一直和我保持联系。今年3月初，他告诉我诗作已经完成，会很快交给我译成中文。但过了两个多月后，他女儿爱尔瓦德才把诗作的电子版发到我邮箱，并且作了说明：已经九十高龄的父亲虽然身体不错，但近年来记忆力还是明显下降。他在

巴黎、贝鲁特都有寓所，平时除了在世界各地旅行，多半时间都在这两地度过。长诗在巴黎完成后，他曾带到贝鲁特润色修改，但后来记不清手稿到底放在哪里，在两地都没有找到，有一段时间甚至陷入绝望。后来，出版社的朋友告诉他，他请人输入电脑的诗稿已经输入完毕。他这才突然想起——原来手稿刚完成，就交给一位熟悉他字体的打字员了！

长诗《桂花》由50首相对独立的诗篇构成，记述了诗人此次中国行，尤其是黄山之行的印象、感受和思考。整部作品不拘一格，叙述、想象与沉思熔于一炉。呈现在他笔下的风光景物，与其说是感官的见闻，不如说是想象和意念的结晶。在黄山，他看到的是“怀孕的自然”和“长有翅膀的石头”，听到的是“孔子之铃的余音”和“宇宙的呐喊”，生发的是“为什么，黄山看起来犹如一只嗅闻天空的鼻子”的疑问。诗人似乎要为“每一颗石子创造双唇和双眼”，仿佛在他笔下，“每一个词语，都

长出一簇有声的花儿”。读到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文字，我不由得想起他走下缆车，来到黄山始信峰时兴奋激动的样子。面对着眼前的峰峦峭壁、奇松怪石，他诗兴大发，掏出本子迅疾地记录，任由满头银发如同一团白云在风中飞舞。

作为一位思想家诗人，阿多尼斯不仅以富有诗意的笔触写景状物，而且触景生思，在诗中屡屡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现实与未来的深刻思考。令我尤其钦佩的是，他身上呈现的那种在我国知识界不多见的“多重批判者”姿态。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，都让他反观自我，审视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与现实。他在2009年访华后发表的散文诗《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：北京与上海之行》中曾经写道：“我该把天安门当作一面镜子，以映照我的问题”。同样，对阿拉伯的反思和批判，依然贯穿于《桂花》的字里行间。他在诗中发出悲愤的质问：“在本质上，难道光明真的讨厌我们，/我们这些在文明之海——地中海——

东岸生息的人们？”“这块土地，声称自己是收纳宇宙细菌与垃圾的不朽之园，它到底是什么？”这种反思和批判意识，同样针对他常年客居的流亡地、几乎成为他“另一具身体”的西方：“西方啊，你的光，为什么在跛行？”“在西方文明这具身躯上，有一种腐蚀其骨头的病毒。”对于丑陋的美帝国主义政治，他更是予以辛辣的讽刺或痛斥：“一只美国蚂蚁在吞噬一头苏美尔的公牛”，“杀手针对被害者提出诉讼，/受理案件的法官名叫‘侵略’，/——这便是美国政治时代的宪法”。不仅如此，他对当今人类社会也充满了深邃的忧患意识，面对这个被“机械和神灵主宰”的时代，他发出警觉的质疑：“人的位置何在？在意义的旷野？在语言的爪间？”甚至，我们似乎在字里行间，还能读出他在《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：北京与上海之行》中对友好中国的委婉批评：“我是否还有一点遗憾，因为来自另一个根茎——机械——散发的另一种气味，也笼罩着某些街道、某些商业场所……”

阿多尼斯虽然常年生活在法国，但他也和大多数阿拉伯人一样，颇受阿拉伯文化传统中对中国正面、友好的集体想象之影响。而之前几次圆满的访华经历，也加深了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。因此，友谊，是长诗《桂花》的基调之一，诗人对中国自然、文化和友人的深情厚谊在诗中溢于言表。他眼里的中国，“不是线条的纵横，/而是光的迸发”。他心中的中国女性，是“云翳的队列，/被形式的雷霆环绕，/由意义的闪电引导”。他在长诗的尾声写道：“友谊是否可以声称：唯有自己才是世界的珍宝？”

令我尤其感动的是，阿多尼斯这位世界级大诗人，竟然多次对我提出并通过版权代理转告出版社，要在中文版《桂花》篇首，写上把这首诗作献给我的献词。我在惊讶和感动之余，深觉诚惶诚恐，因为在记忆里，还没听说哪位外国大作家把作品题赠给一位译者；因此，这是一份对我而言过高的荣誉、过重的礼物。虽几经推

辞，但为了尊重老人的友好意愿，并出于为中阿文学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的考虑，我最终同意出版社的建议保留献词。我深知，浪漫诗人阿多尼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，既对我这位中国译者表达友好和厚爱，更对中国的人文和自然表达爱恋和敬意。

在获悉阿多尼斯为长诗定名为《桂花》时，我曾问他：阿拉伯世界没有桂花这种植物，阿拉伯语中也没有这个单词（只能根据英语Osmanthus音译），为什么要选用这个名字？他稍加思忖，微笑着答道：因为中国在他心目中的印象，就如桂花一样。

在阅读、翻译的过程中，我明白他只对我说出了一半答案。

当我读到：“请告诉我，树根：/这芳香物质是否也含有我的血脉？”

当我读到：“桂花树，我要向你表白：/你崇高而珍贵，普通又特殊，/但又混杂于众树之间：这恰恰是你的

可贵！”

当我读到书写桂花的这些诗句时，我找到了那个问题的另外一半答案：

桂花，这平凡而高贵的花朵，清可绝尘，浓则远溢，杂于众树而香盖群芳；这，岂不正是阿多尼斯这位“香草美人”“风与光的君王”的自况吗？

# 目 录

- 1 / 一首长诗的诞生——译者序
- 1 / 一棵树
- 4 / 永恒的无常
- 6 / 埋怨
- 7 / 盟约
- 8 / 在佛陀面前
- 10 / 练习
- 12 / 休止符
- 15 / 芬芳
- 17 / 鸟儿

- 19 / 问题
- 21 / 外衣
- 23 / 一些问题
- 24 / 变化
- 26 / 患病
- 28 / 变身
- 30 / 休止符
- 33 / 请告诉我，黄山！
- 39 / 痕迹
- 40 / 接吻
- 42 / 大陆
- 43 / 辞典
- 45 / 孔隙
- 47 / 问题
- 49 / 我有所归属吗？
- 52 / 安徽（之一）